第四十九战 真视宝石

看着正哭笑不得的安容与，言澈一边接过那明显超出了原本数目的同学录，一边说道：“可以啊，要不是我先填了一张，哪里还能剩下我的份。”

安容与看着言澈眼里飞快闪过的一丝嗔怒，心里窃喜道：“哥，如果你没先写，我也会提前留一张的。”

看来不止是其他班的有心之人瓜分了多余的，竟还有没抢到的人偷偷用别的纸写了送来，目的很明确——一定是对安容与存有好感，不然又怎么会厚着脸皮写上一份。

无奈之下，安容与只得随便拿出一小叠出来，放在木盒子下面，然后将剩下的纸张放整齐，留下言澈那张放在一旁——打算隔天去附近的打印店塑封起来。

除了几位老师的墨宝外，安容与只看了周楷钦一人的同学录。正面那些乱七八糟的个人信息匆匆扫过一眼就翻了页，倒是认真看了看寄语。

一开始安容与根本没想过周楷钦可能会写的内容，结果是出乎意料的一本正经，不矫情，不调侃，也不恶心，只是写出了一个高中男生对好哥们儿的欣赏之情，以及前程的祝福。

不过最后好死不死，还是加了一句：兄弟，祝你早日抱得美人归，从此过上没羞没臊的幸福生活。文字后面还画了一个歪歪扭扭的奸笑小人，画风十分粗糙。

周楷钦的这张纸自然是目前放在木盒子里最上面的，于是言澈接手后，看的第一张也正是这张。等安容与反应过来想要抢走时，言澈已经一脸寻味地开口问道：“你小子可以啊，这是看上哪家姑娘了？也不告诉我一声。”

安容与心脏一紧，不由自主地从椅子上腾了起来，脑子还没转过来，就皱着眉头说道：“哥，他……他胡说八道的！我不喜欢姑娘！”

言澈先是一惊，随即噗嗤一声笑了出来：“逗你玩的，反应这么大。”

这才想到自己刚才在无意之间就这么出了柜的安容与，脸红脖子粗，气血上涌至头顶，随即又感觉到一溪冰泉醍醐灌顶，直搅得自己头晕眼花透心凉，站也不是，坐也不是，连话都忘了该怎么说。

言澈见他这副模样，也随着站了起来，顺了顺他紧实的背部肌肉，像安抚小孩子似的说道：“好啦，我知道啦。你先写这两道题，我再看会儿。”

悬在半空中的心脏终于落回了胸腔，仿佛得到了救赎一般——刚才差点就脑子一热直接说出“我喜欢的人是你”这句话了。其实并不是不想表白，只是过于害怕因此失去对方，所以才举步维艰，进退维谷，生怕在一个不小心的瞬间，就做出让自己后悔一生的决定。

接过言澈带来的习题册后，安容与强迫自己静下心来开始做题。在言澈认真设计的系统性复习下，他早已在寒假结束前就刷完了整本五三的数学和物理，掌握了基本题型的解法。

而在这两年半间，他也逐渐发觉自己智商并没有太大问题，或许还能算得上中等偏上，三模成绩更是达到每科能拿到72%。按照去年的一本线来看，这个分数是妥妥的能上线了，只是每一年的情况都大相庭径，所以不到最终出成绩的时候，一切都还是未知数。

言澈整理的这两道数学大题十分蹊跷，糅合了好几个知识点，线索很多，误导信息更多。将可能会用到的公式列出来后，安容与继续思考着切入点，忽然之间就灵光一闪，飞快写下脑子里光速飘过的一个想法。

循着突破点写下去，一切都变得顺畅起来，过程和结果看起来都有模有样的。安容与正在沾沾自喜，就听见言澈再次嗤笑道：“你这哪是同学录，分明就是情书集。”

从自满中幡然醒悟过来，安容与茫然地看向言澈，发现他手头拿着十几张纸，接过来一看，不仅背面写满了字，连个人资料页都见缝插针地写了个密不透风。

兴许是过去递情书都无疾而终，所以这些女生这才抓住这最后的机会发泄一番心中所想，哪怕正主不看，好歹也不会再扔掉，算是给自己的青春一个交待。

安容与胡乱看了两眼，便随便放进了盒子里，不快道：“哥，别看了，没啥意思。我只要有你那张就够了。”

言澈斜撑着脸，笑盈盈地看着他收拾好了那摞厚厚的情书，意味不明道：“真好啊，这么多人喜欢你，给你写情书。怎么就没人写给我呢？”说完还挑了一下眉。

听见这句话，安容与猛地回过头，怔怔望着言澈，喉咙一动，不知不觉中竟紧紧抓住了言澈的手腕，而后呆呆说了句：“哥，我给你写。”

耳边突然嗡的一声，接下来就感觉天旋地转，心里某个地方轰然倒塌，好像一直以来坚守的某些东西，在转瞬之间，荡然无存。

空气突然安静。只剩下一道急促的呼吸，和一道平稳的呼吸，彼此交错在这清凉的空间。

感觉过了很久，言澈笑着哼了一句，顺势将手腕抽了出来，在安容与的肩上轻轻拍了一下，接着便开口打破这沉默：“行，等你高考完吧。就剩几天了，我等着看你厚积薄发，破釜沉舟。”

安容与思考着言澈这几句话的意思，加上过年时的那句“等高考完就算是大人了”，心中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——难道言澈也对自己有意思，只是不想耽误自己学习，所以才暗示等到高考完毕后，再谈情说爱吗？

艰难地再次平复下不安分的心脏，他这才感觉又活了过来，只是这种一秒上天，一秒入地的体验，以后还是少来几次为妙，不然真的可能会年纪轻轻就患上心脏病。

眼下离高考只有不到十天，对于大部分高三学生来说，这是解脱的倒计时，但是对于安容与来说，这也代表着自己和言澈的补课计划即将迎来终结。

于是这几日的补课间，安容与自是分心分到了九霄云外，满脑子都是如何保存下这仅存不多的时光，哪里还有心思去听枯燥的习题答案。

所幸经过两年半的稳扎稳打，虽然还远远比不上那些从小就努力的学习榜样，但力争个中上游还是没问题的。眼下倒也不差这一周的绵薄之功了。

这天补完课后，在送言澈出小区的路上，这才得知对方第二天下午答辩，晚上要请老师吃饭，不能来上班。

虽然必须忍痛少见他一晚，但安容与还是明事理地问道：“哥，你准备的没问题吧？答辩老师都有谁？”

言澈笑道：“我你还不放心吗？五位老师都是我们课题组的，这三年都是看着我过来的，每周组会他们也都在，知道我干没干事。基本上就是走走过场。再说了，外校两位教授都给我评优了，自己学校的老师，总不至于再刁难了。”

安容与闻言，便放下了心。临了，只能再三叮嘱：“哥，千万别喝酒！”

言澈摸了摸他的头，笑道：“放心，老师们都是开车来的，喝不了酒。”

两人的身高差越发大了。以言澈的年龄来说，想要长高是不可能了，而安容与在篮球、牛奶、蛋白质的浇灌下，竟是如雨后春笋一般，每隔半年都会长上一小截。在各种场合下俯视言澈头顶上那个可爱漩涡的时候，都忍不住想凑上去亲一口。

偏偏言澈这两年也不知怎的，钟情于摸头，莫不是想以此巩固自己大哥的地位，哪怕伸长个手，越发费劲，也还是偶尔会帮对方捋一捋毛，像极了哄小猫小狗。

送走言澈后，安容与赶紧回到家中，一番梳洗后，打开Word，开始写起了情书。虽然说好了这几日还要保持着学习的势头，但眼下却是无论如何都无法再忍着不去想了，倒不如趁着思绪万千，赶紧写过。

敲下一个顶格的“哥：”后，安容与忽然发觉不知从何写起，尽管一直以来心中都郁结着千言万语。掏出手机看了看言澈的照片，回想起这千日的点点滴滴，酸甜苦辣，一齐涌上心头。

“你说我总是收到太多情书，我虽然不曾看过几封，但也从未想过提笔会如此困难。要以怎样的体裁，唐诗、宋词、散文，才能写出心中所感？可惜我天资愚钝，连心底这些小小相思都不知该如何表达。

“我不信命，但我却相信，遇见你，是上天对我的眷顾与恩赐，是这凉薄世间的神迹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真希望能用遍天下所有语言，向你说出这埋在心底已久的‘我喜欢你’。你懂我的，绝对不会曲解了这份喜欢，不是弟弟对哥哥，也不是学生对老师，而是想要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。

“我实在是压抑了太久，唯恐见着你的时候脑子不好使，连话都说不出来。高考结束后，也不知道能见你的机会还有多少，至少想要尝试着聊表爱意。

“哥，我喜欢你，很喜欢很喜欢。再肉麻的话我说不出口，也知道光说不练假把式。如果有幸你也正好喜欢我，那么，请让我照顾你的余生，我定至死不渝。”

当安容与察觉到脸上一热时，竟已是哭了出来，想说的话也都整整齐齐敲在了屏幕之上。他拿出一张文稿纸，开始抄写起来。

抄了十来遍，不是莫名写了别字，就是写得不够满意。忙活一晚上，直到安母即将冲进来强行熄灯时，他才叹了口气去床上睡觉。

第二天的课，安容与又是没听进去几句，心里一直在默默给言澈祈福助威。午休时，他还给对方打了个电话，询问了一下即将开始的答辩准备情况。

挂了电话后，早就在旁边偷听的周楷钦凑了过来，调侃道：“哎哟喂，这么关心人家？”

安容与白了他一眼，难得没有怼回去，而是将人偷偷拉拢过来，附耳说道：“那啥，你……放学后陪我去买个东西。”

周楷钦一脸寻味，赶紧问道：“好说，买什么？”

安容与小声说道：“晚点你就知道了。”

周楷钦坏笑道：“呵呵，你别吊老子胃口，快从实招来！不然我就不陪你去！”

安容与只觉得一个头两个大，叹了口气，用蚊子般的声音含糊不清道：“情书。”而后又稍大了点声补充道：“敢说出去你就死定了。”

周楷钦也难得没有继续调侃他，满脸的“我懂”，接着便勾肩搭背地揽着他回了教室。

放学后，安容与先是给言澈发了条信息询问情况，对方倒是直接回了个电话，交待一切顺利，现在已经一桌人在饭店坐定，准备开席。

之后，周楷钦则粘着安容与去到学校门口的文具店，信心满满地当起了参谋将军。为了避开下课后逛文具店的高峰，两人先是去憩茶拾光喝了一杯奶茶，这才慢悠悠地走到附近最近的一家店，仔细挑选了起来。

虽然说是要找情书，但两人都不知道这情书被放置的位置，只是凭借着以往收到大部分情书的外观，在茫茫贺卡中寻找着粉色的影子。

“操！你他妈到底知不知道这玩意儿放哪儿啊？”翻找了十来分钟，安容与终于有些按捺不住脾气了。

“我他妈也没写过啊，哪知道这破玩意儿放哪儿呢？要不，问问老板娘？”周楷钦察言观色道。

“要问你问。”安容与答道。

“呵呵！又不是我买。”周楷钦说道。

“算了，就这个吧。里面的纸是粉色的，壳子不要了。”安容与拿着手中的一个生日贺卡，终于下定了决心。

找了10张同款贺卡后，他才走到柜台结账。之后周楷钦又打听了他的表白计划，可他却说还没想好，等把情书写出来之后，再作打算。

“哥哥还是那句话，要摆玫瑰花或者蜡烛，都叫上哥哥！绝对帮你摆个最漂亮的爱心出来！”两人分道扬镳前，周楷钦拍着胸脯说道。

“那我先谢谢你了。”安容与嗤笑道。

大敌当前，这几日老师们都已经不再布置作业了，让同学们自由整理复习，毕竟此等十年磨一剑的大战，临时抱佛脚没有任何意义。

在路上将贺卡壳尽数扔了之后，安容与怀揣着十张粉纸回了家。掏出普通稿纸练习了十来遍后，他这才战战兢兢地提笔在贺卡纸上开始抄写。

足足浪费了八张，他终于写出了一份勉强算得上满意的情书，仔仔细细地读了十来遍，这才小心翼翼地按折痕叠好。

简单折好后，又觉得似乎少了点什么。翻来覆去地想了想，恍然大悟：少了信封。于是他用剩下的那张纸，学着做了一个粗糙的信封，将折好的情书放了进去。

做完这一系列事情后，身上压着的大石头并没有减轻分毫，一想到要将这封酸涩的情书送出去，他就感到呼吸困难，自然是害怕结局不能完满。

收到言澈发来平安到家的消息后，他又拨了个电话过去，就是想确认一下对方到底有没有喝酒，或者被强迫喝酒。

来回试探了好几番，终于才放下心来，安心躺床上思考着下一步计划。

高考考场安排已经发下来了，安容与就在本校考。虽然不知道言澈会不会第一时间出来等自己，但已经约好那天晚上一起去通宵了。

到时候抓住只有他二人的机会，便可以郑重迈出这一步，圆了这三年的最后一个梦。

虽然连表白时的流程都没有想好，但他已经克制不住自己去想对方答应后的事情了。是不是应该主动一点，直接吻上嘴唇？亦或是稍微含蓄，紧紧拥抱一番？

无论是哪样，都令他在床上又开心又激动，完全不去想如果失败了该怎么办——走一步算一步吧。